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二十一回 仙師煉藥清虛觀 煥章酒肆會群雄

歌曰：無事莫生愁，悔從前，錯下鉤。仰天大笑今丟手，經文懶搜，仙佛懶求。內省只在心無疚，好優游。心田耕種，歲歲樂豐收。那侯化泰被一人用分筋錯骨法給治住了，那人一損侯化泰，說的正在得意之間，不想他後面又來一人，把他也給用分筋錯骨法分開了。轉過身來說：「唔呀，你這個人真是趕盡殺絕！人家不言語也就是了，何必定要顯你的能為？這是何若！」侯化泰回頭一看，說話的這個人，身高五尺以外，年約四旬，五短身材，頭戴如意道巾，身穿灰色貴州綢道袍，足穿白綾高腰襪子，厚底雲鞋；面如薑黃，頂平項圓，雙眉斜飛入鬢，二目白白得分，鼻如玉柱，四方口，牙排碎玉，微長燕髭鬚；身懷一個小小的包裹，是一位玄門道教，一表非俗。侯化泰一看，心中喜悅，說：「仙長爺，你把那人治住，你把我給捏上吧。我這兩隻胳膊疼痛，不能動轉。」那黑漢也說：「道爺，你給我捏上吧，我是好人。」那道人轉身就走，侯化泰和那條黑漢二人後面苦苦的直追。

出了四方鎮西村口，往南就走。約走了有一里之遙，那道人見四野無人，止住腳步，說：「你二人是為什麼？趁此實說！」那黑漢說：「我說完再叫他說。我是四川成都府的人，我姓夏，名德芳。我是府衙門一名班頭。只因我們成都府南門外夜晚鬧彩花淫賊，刀傷二命，我兄長夏德源因捉拿此賊，受了他的飛鉢，身帶重傷，才知道這個賊人名叫九首真人李長齡，會打世弟扇飛鉢。他有一個徒弟，名叫探花郎高榮。他二人在成都府城裡城外，三莊五里，留下几案，都是先奸後殺之案。因我也是充頭一名快手，奉諭海捕拿賊，來在四方鎮找尋蹤跡。看見九首真人李長齡住在春運店內，我夜晚想要拿他，被這個侯化泰他在各房上一嚷，把我的差事給嚇跑了，因此我在暗中打了他幾煙荷包。那院中我的道路甚熟，他的道路不熟，故此我隱藏在背後，他沒有找著我。我今日在四方鎮西頭看見他捧梅成，他換了一件衣服，又換了一頂草綸巾，安了一條假辮子，這事，我是氣他昨夜之事，故此我用分筋錯骨法把他膀臂分開了。求道爺慈悲，把我給捏上吧！」那道人說：「吾本是不管的。你是怎麼段事，也要實說。」那侯化泰把以往之事說了一遍，他說：「道爺，救人吧！」那道人問夏德芳：「你是隨何人所學的分筋錯骨法？」夏德芳說：「我師父是東海人，名叫鐵背金鋼飛刀太保鎮東方曹景龍」。那道人點了點頭：「是了，吾知道了。你過來吧，吾給你捏上。」夏德芳往前一站，叫那道人用手一捏，搖了兩搖，說：「你好了。」夏德芳果然是好了。侯化泰說：「也給我捏上吧，我給你老請安了！」那道人把侯化泰叫過來，說：「我給你捏上，你不可不准和他爭鬥。有什麼事，咱們先說明白了。」侯化泰說：「不敢了，我也不能和他爭鬥。這件事不怨他，怨我自己無主見，才有這段事情。道爺慈悲吧！」那道人過去，把侯化泰給捏上骨縫。夏德芳過來賠罪，說：「侯兄，我一時莽撞，多有冒犯，望求兄長恕罪。」侯化泰說：「你我一見如故，我也不能記恨於你。這位道爺，你老貴姓大名，何處名山，哪座洞府？」那道人微然一笑，說：「二位隨我來，到了四方鎮，找一個茶園，你我再為細談。」

書中交待，這個道人是誰？此人就是前部書中探峨嵋山的顧煥章。只因那日被巡山會總藥守清拿住，送了五雲觀，遇見紅鬃子馬杰，把他救下來，改換了衣服，送至往西走，怕東、南、北三山口有埋伏，多有不便，故此走西山口。馬杰說：「無論有什麼信，千萬給我送一音來！」顧煥章說：「兄長請回吧，我要去也。」自己爬山越嶺，往前走了有數十里之遙。只見山峰疊翠，樹木森森，崎嶇石徑，荒草遍滿山谷，並無人跡。自己扒著嶺，繞山峰走了有幾道山坡，只見滿天星門，黑暗暗。依仗著那顧煥章是兩隻好眼，瞧的甚遠，見西北山中隱隱射出燈光，自己信步往前行走，約有五六里之遙，來至廟前。聽見裡面有擊桌作歌，聲音洪亮，說：天地無邊，古廟清閒。山堂高座，俗士休纏。安貧樂道，志趣消然。盈庭花草，滿案經篇。進可隨意，退可消遣、可圖安。竹籬茅舍，只要心寬。布衣得暖，不破不鮮。日間食玉，飽飯三餐。不求金玉貴，但願樂清閒。我也不聾，也不啞，也不顛，胸中飄灑有神顏。且喜詩歌，渴時飲，倦時眠。顧煥章順聲音找去，及至臨近，原來是一座古廟，上寫的「清泉觀」。

山門緊閉，連扣了幾下山門，不多時，從裡面出來了一位玄門道教，手提著一個紗燈籠，把門開放，說：「昏夜之間，何人叩門？」顧煥章抬頭一看，但只見出來這個道人，相貌清奇。怎見得：有贊為證：九梁巾，頭上戴，嵌寶珠，光華彩。藍緞道袍可身裁，水火絛垂穗兒擺。白綾襪，登雲鞋。身高七尺，年過半百。四方臉，亮透白。目如亮星，眉分八彩。準頭端正，唇紅齒白，半部鬚鬚胸前蓋。清氣飄然非凡品，果然是上界金仙下蓬萊。

顧煥章看罷，連連拱手說：「仙長請了！」那道人一看，「哇呀」了一聲，說：「賢弟，你來了？愚兄久候多時了！」顧煥章說：「兄長，你怎麼知道我？」那道人忙說：「師弟，你不要隱瞞我，我是你師兄黃松山。」顧煥章聞聽，連連叩頭，說：「唔呀！原來是大師兄，小弟有禮！」跪倒叩頭行禮，黃松山用手攙扶起來。

二人進了角門兒，來至鶴軒。有兩個童兒獻上鬆蘿茶來，問顧煥章是從何處來。顧煥章把在神力王爺大營之內，隨征四川，「王爺到了峨嵋山東山口外紮營，無人敢進這座山。我討令探南山口被捉，遇見我結義的兄長紅鬃子馬杰，我也未打算活，他暗中放我從西山中逃命。我今至此，幸遇兄長。」黃松山說：「師傅早就說過，你的貪心未退，必受賊人之害。當年給你趕棒、短把刀，這護身雙寶，有此兩件兵刃，你在名利場中爭強；如無這兩件物件，急速歸山，如不歸山，恐有性命之憂。我奉師傅之命，在這裡修行。我聽師傅常說你的年歲相貌，故此我一見你，就知你是顧煥章。你的號叫從善，對不對？」顧煥章說：「是，我知道了。師傅現在哪裡？」黃松山說：「現在清虛觀，我明日送你去，這裡叫童兒看守。」二人吃了幾杯酒安歇。

次日，二人繞道出山。走了幾日，這日到清虛觀。但則見青山如畫，峭壁石峰，樹木成行，山花映目，青山綠水，半山隱隱露出那座古廟來。殿宇鮮明，山門高大。二人至門首，推門而入。到了大殿東邊，有四扇綠屏門，二人進去一看，是北上房三間。二人進去，見老師傅在雲牀打坐，二人行禮。

歐陽山真人說：「你二人來了嗎？上後山採藥去吧。」黃松山說：「弟子告辭了。」顧煥章無事，彩了些山花山草，在廟中交給老真人，配了些丸散膏丹妙藥。顧煥章跟師傅習學那治病之法，住了有一年之久。

忽然這日，他師傅給了他一封柬帖，叫他下山，是日拆看；給了他些妙藥，叫他沿路之上醫治病症。顧煥章點頭答應，領命下山。順路而行，所過山莊鎮店，遇見有病之人，按方送藥，周濟病人。這日，他來至四方鎮西村口，正看見那夏德芳把侯化泰的骨縫兒給分開了，他一看，路見不平，也把夏德芳給治住了。他就走，二人追至村外，問明白了，給二人捏上，說：「你二人跟我到四方鎮茶館之內，吾告訴你二人話。」侯化泰與夏德芳說：「你老人家尊姓姓名？怎麼稱呼？」顧煥章說：「你二人隨我來，到了那鎮店上，找個所在說話。吾要頭前走哉！」三人進了南村口，走至十字街，往西走了不遠，那路北裡就是擂台。路南有一座大酒飯館，帶賣清茶。顧煥章在頭前，方要進這座酒飯館，忽聽那邊說：「恩兄顧大哥，你可來了，可想死小弟也！」顧煥章一看，正是小白龍王天寵同胖馬馬成龍、瘦馬馬夢太一干英雄。正是群雄聚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